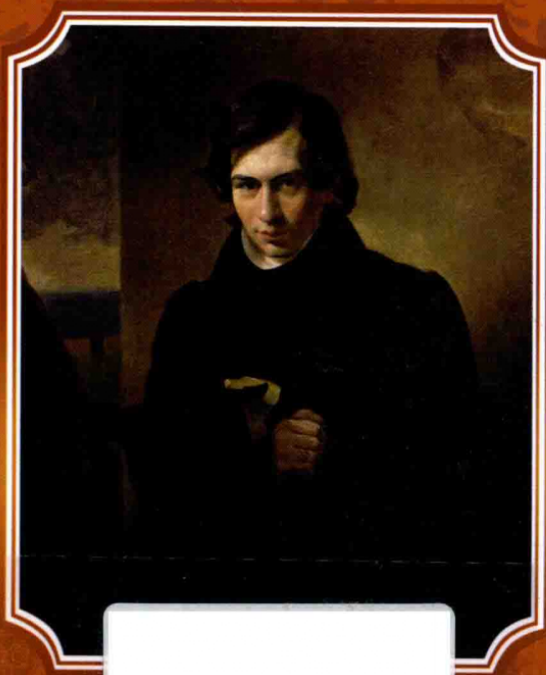


教育部推荐书目 / 新课标同步阅读

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

贵族之家

【俄罗斯】伊凡·屠格涅夫/著 智量/译



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屠格涅夫代表作
一部俄国贵族的兴衰史

深刻反映19世纪中叶俄罗斯剧烈的社会矛盾
俄语翻译名家智量先生权威译本

文化部原部长
茅盾文学奖得主

王蒙

台湾著名作家

张晓风

／诚
／意
／推
／荐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小學生課外必讀文學經典



貴族之家

【俄羅斯】伊凡·屠格涅夫／著 智 量／譯

南方出版傳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贵族之家 / (俄罗斯) 伊凡·屠格涅夫著 ; 智量译
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7
(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)
ISBN 978-7-5360-7997-7

I. ①贵… II. ①伊… ②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1506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揭莉琳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油画: 卡尔·巴甫洛维奇·布留洛夫

封面设计: 花城出版社设计

书 名	贵族之家 GUIZU ZHI JI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8.25 1插页
字 数	180,000字
版 次	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编者的话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伊凡·屠格涅夫是一个熟悉的名字。他的全名是伊凡·谢尔盖耶维奇·屠格涅夫，生于1818年，卒于1883年。屠格涅夫是俄罗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、剧作家，被赞誉为“现实主义艺术大师”。他一生笔耕不辍，主要代表作有《父与子》《贵族之家》《前夜》《罗亭》《猎人笔记》等等，还留下大量散文诗，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19世纪中期俄罗斯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变革，是俄罗斯文学，乃至世界文学的瑰宝。

屠格涅夫出身于俄罗斯贵族，但并不认为贵族是一个先进的阶级。他接受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，反对农奴制。然而，他的思想也有矛盾之处，体现在他不赞成革命民主主义，主张用改良主义推动俄国前进，寄望于贵族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。他也身先士卒，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农奴制改革（但最终失败）。这种矛盾并不妨碍他成为令世人尊敬的作家。屠格涅夫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同情

劳动人民，不断在作品中揭露农奴制的罪恶。他一生都是下层劳动人民和革命者的朋友。

《贵族之家》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写于1859年，是他最优美、最感人的小说，用屠格涅夫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”。小说通过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故事，以及对贵族阶级没落与农奴制崩坏的描述，反映出大时代的变迁和新旧的斗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是典型的“多余人”形象。所谓“多余人”的形象，是指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批没落贵族知识分子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：出身贵族阶级，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；他们有崇高的理想，却无法在现实中实现；他们对现实不满，却无法与劳动人民一起参加斗争；他们不仅无用于沙皇统治，也无用于渴求解放的底层人民；他们虚耗青春，是对社会无用的“多余”的人。在俄罗斯文学中，比较著名的“多余人”形象还有普希金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奥涅金、莱蒙托夫《当代英雄》的毕巧林，而屠格涅夫则塑造了多个“多余人”的形象。不仅拉夫列茨基，他的《罗亭》《多余人日记》《烟》《处女地》《春潮》《阿霞》同样塑造了一批“多余人”。“多余人”是历史的产物，是阶级局限性的产物，从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分析出时代特征和当时人们的思想。时代的发展需要开拓者，而开拓者必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，否则不可能成功。

此番出版《贵族之家》采用了智量先生的译本。智量先生是我国国宝级的翻译家，他精通俄语、法语、英语，共出版专著、创作、译著和主编书籍 30 余部，一生痴迷于翻译事业。当我们向智量先生问询能否使用他的译本的时候，已经 88 岁高龄的智量先生一口答应。他一直鼓励青少年阅读经典名著，好好学习。他非常热爱屠格涅夫，尤其喜欢他的《贵族之家》和《前夜》，他说这两本小说“非常有劲”、“我喜欢得很”、“太美了”。



一个晴朗的春日，将近黄昏，几片玫瑰色的小云朵高悬在清澈的天空，看似没有飘移，却在渐渐消失于蓝天的深处。

在省城 O 市靠近郊外的一条街道上，一幢漂亮住宅敞开的窗前（这是一八四二年的事）坐着两位妇人：一位五十岁左右，另一位已经是个老太太，有七十来岁。

第一位名叫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·卡里金娜。她丈夫原是一个省检察官，当时是个有名的能干人，为人机敏、果断、易怒而固执，十年前过世了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上过大学，可是，由于出身低微，年轻时便知道必须为自己开拓前程和积攒钱财。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嫁给他是出于爱情：他长相不难看，人也聪明；而且，只要他愿意，还会表现得非常之讨人喜欢。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（娘家姓别斯托夫）幼时没有了爹娘，在莫斯科住过几年，在贵族女子中学读书，从那里回来以后，住在离 O 市五十里远的自家田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里，跟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。这个哥哥不久后迁到彼得堡去当差，妹妹和姑妈由他养着，直到他突然身亡，中断了前程为止，他待她们都很不好。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

贵族之家

克罗夫斯科耶，不过没在那儿住多久；卡里金几天工夫便征服了她的心，跟他结婚以后，他们拿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换了另一处收益大得多的田庄，但是地方不漂亮，也没有住宅和花园，同时卡里金又在 O 市搞到一幢房子，于是就和妻子在那儿长住下来。这房子有一座很大的花园；一边朝着市郊的田野。卡里金是个不喜欢过乡村寂静生活的人，他便决定说：“这么着，也就没必要往乡下跑了。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不止一次地在心底里惋惜，舍不得她美好的波克罗夫斯科耶，那欢乐的小溪流，宽阔的草场，和绿油油的丛林；可是她从来也不会顶撞丈夫，一向敬佩他的智慧和阅历。而在十五年婚姻生活之后，当他留下一儿两女死去时，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对自己这幢房屋和城市生活已完全习惯，不想离开 O 市了。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曾有过金发美人的名声；虽然年届五十，依然楚楚动人，只是略显色衰，也稍嫌臃肿一些。她这人与其说是心好，不如说多情善感，成年以后仍然保持着一些贵族女学生的气派；她自己娇惯自己，动不动就生气，若是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习惯遭到破坏，甚至还要哭上几声；不过，当事事遂心，又没人跟她顶嘴的时候，她也是非常亲切可爱的。她的家庭在这座城市里可算是最为舒适的一个。家业也很丰厚，主要不是继承而来，而是她丈夫挣来的。两个女儿跟她住一起；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读书。

跟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一块儿坐在窗下的老太太，正是她那位姑妈，她父亲的妹妹，曾几何时，她跟她一起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度过了那许多寂寞的年月。她名叫玛尔法·季莫菲

耶芙娜·别斯托娃。人家都说她古怪，一副倔脾气，对谁都当面说实话，家境再拮据，待人接物也都像拥有万贯钱财似的。她受不了已故的卡里金，侄女儿一嫁给他，她便远远躲开，回到自己的小村庄里，在一家农户的一间没有烟囱的茅屋里过了整整十年。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有些儿怕她。这位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虽然年事已高，仍是满头乌发；她眼睛灵活，身材矮小，鼻子高高的，走起路来步履矫健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说起话来又快又清楚，声音尖细响亮。她老是戴一顶白颜色的包住头发的小帽子，穿件白色短上衣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她突然问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，“你为什么要叹气，我的妈呀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那一个说，“多么美的云彩啊！”

“那么你是舍不得它们飞走啰，是吗？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她。

“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呢？”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说道，一边快速舞动着几根毛线针（她在织一条长大的毛线披肩），“他或许会跟你一块儿叹叹气的——要不他也会来乱扯点儿什么的。”

“您怎么说起人家老是那么挑剔呀！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呢。”

“值得尊敬！”老太婆没好气地重复她的话。

“他对我那过世的丈夫是多么忠心啊！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说道，“直到现在，他一想起他还是不能不动感情。”

“那还不是应该的！是你丈夫把他牵着耳朵从污泥里给拉

出来的。”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嘟囔着，她手里的毛线针舞动得更快了。

“外表看起来多老实呀，”她又说起来了，“都满头白头发了，一开口就撒谎，要不就是造谣言。还是个五等文官呢！喏，其实嘛，还不过就是个牧师的儿子！”

“谁又没点儿差错呢，姑妈？他是有这个弱点，不错。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嘛，当然，没受过教育，不会说法语；可是他，不管您怎么想吧，是个讨人喜欢的人。”

“是呀，他老是一个劲儿地舔你的小手儿。不会说法语嘛——有啥了不起的！我自个儿的法国‘洋话’也不怎么样。他索性什么话都不会说倒也好了，也不会撒谎了。瞧他来啦，真是巧，刚说到他，他就到了，”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望了一眼，接着就说，“瞧他正大踏步走着呢，你的讨人喜欢的人儿。好高的个子呀，真像只鹭鸶！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整了整自己的髻发。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讥笑地望她一眼。

“你那是什么？好像是根白发嘛，我的妈呀！你该教训教训你的帕拉什卡。她眼睛是怎么看的呀？”

“姑妈呀，您怎么老是……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不高兴地嘟囔着，手指头敲打着椅子的扶手。

“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·格杰奥诺夫斯基！”一个红面孔的小仆人从门外跳着走进来，尖声地说。



一个高个子的人走进来，他上身穿一件整洁的常礼服，裤子略短，戴一双鹿皮手套，打着两条领带——外边一条黑的，下面衬一条白的。他全身上下，从端庄的容貌，梳光的鬓发，到一双没后跟、不发响声的皮靴，全都显得彬彬有礼、非常得体。他先向屋子的女主人鞠躬，然后向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鞠躬，再慢慢儿脱下手套，走近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的手边。他恭敬地吻了那只手，一连吻了两次，这才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去坐在一把安乐椅上，把他两手的指尖搓了搓，便开始说话：

“丽莎维塔·米哈依洛芙娜身体好吗？”

“好，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回答，“她在花园里呢。”

“叶琳娜·米哈依洛芙娜呢？”

“莲诺奇卡也在花园里——没有什么新闻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呢？怎么没有呢？”客人用反问的语气说，一边慢慢地眨一眨眼睛，撅一撅嘴唇，“哼……您听着呀，有新闻，还是了不起的大新闻呢：菲托尔·伊凡尼奇·拉夫列茨基回来啦。”

“菲佳!” 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惊叫着, “可你, 得了吧, 别是你瞎编的吧, 我的爹呀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是, 我亲眼看见他的。”

“喏, 这也还不能算个证据。”

“他身体壮实多啦,” 格杰奥诺夫斯基继续说下去, 做出一副没听见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那句话的样子, “肩头变得更宽了, 还红光满面的。”

“身体更壮实了,” 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, “好像, 他的身体怎么会壮实起来呢?”

“是呀,” 格杰奥诺夫斯基发表着不同的意见, “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上, 真会没脸见人呢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?” 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的话, “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话? 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乡来——你还想叫他上哪儿去? 况且他也没什么做错的地方!”

“做丈夫的总是有过错的, 太太, 我敢对您这么说, 假如妻子的行为不检点的话。”

“你这么说, 老兄呀, 是因为你自己还没讨老婆。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勉强地微微一笑。

“请允许我好奇地问一句,” 一阵短短的沉默之后他问道, “这条漂亮围巾是给谁织的呀?”

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冲他急速地瞟了一眼。

“给那么个人织的呀,” 她反唇相讥地说, “那个人他从来不造谣, 不要奸, 不编瞎话, 要是世上还有这么个人的话。菲佳我可是知道的; 他只是错在把老婆宠坏了。喏, 他可是恋爱

结婚的呀，这种恋爱结婚的事儿是从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哟，”老太太斜着眼睛望了望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，一边站起来，“这会儿，我的老兄呀，随你高兴拿谁去磨牙吧，拿我也行；我走啦，不来碍你们的事儿啦。”于是玛尔法·季莫菲耶芙娜便走掉了。

“瞧她老是这样子，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目送她姑妈走开，同时说道，“老是这样子！”

“上年纪啦！有什么办法！”格杰奥诺夫斯基说，“瞧她说的：不要奸。这年头儿谁不要奸？就这种世道嘛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位非常可尊敬的人，并且，请容我奉告，一位官职不低的人物，他就常说：这年头儿呀，就说一只母鸡吧，它要捞到一粒谷也得耍点儿奸——一个劲儿地打主意，要能从旁边儿绕过去，把这粒谷捞到嘴就好啦。可我只要是瞧您一眼呀，亲爱的太太，就知道，您的性情可真是天使一般的；请让我吻一吻您的雪白的小手儿吧。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轻轻一笑，把自己一只圆乎乎的手伸给格杰奥诺夫斯基，小指头向外叉开着。他把嘴唇贴上去，而她把自己的椅子向他移近些，微微俯过身子去，低声地问他：

“那么您看见他了？他真的是——没什么，身体很好，很快活？”

“是很快活，是没什么。”格杰奥诺夫斯基悄悄地说。

“那您听说没有，他妻子这会儿在哪里？”

“最近一段时间在巴黎；现在嘛，听说，搬到意大利去啦。”

“非常之可怕啊，真的——我说菲佳的处境；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忍受的。谁都会，不错，遇上不幸的事；可是他的事，可以说，全欧洲都传开啦。”

格杰奥诺夫斯基叹了一口气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人家说，她尽跟些戏子呀，弹琴的呀交往，用他们那边的话来说，还跟些狮子呀野兽呀的交往。她已经完全没有羞耻之心啦……”

“非常、非常难过啊，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说道，“从亲戚关系说，他还是我的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您知道吧，他还是我的远房表弟呢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，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不知道跟您家有关的所有的事儿呢？哪能呢？”

“他会来看我们吗，您以为呢？”

“应该会的吧；不过嘛，他，听说，要上他乡下家里去住啦。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抬眼望着天空。

“唉，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，我在想，我们，女人家，一举一动要多检点才是啊！”

“女人跟女人可并不都是一个样，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。有着，不幸的是，那样一些——水性杨花的女人……喏，年龄也有关系；再说从小就没养成好规矩——”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格子花的蓝色手绢来，开始打开它，“这样的女人，当然啰，是有的啊。”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把手绢的一角举起来，挨个儿擦了自己的眼睛，“不过一般来说嘛，

若是要评判个是非，那么就……城里边灰尘真大得出奇呀。”他最后这样说。

“maman^①, maman,” 一个十一岁的长得挺不错的小姑娘喊叫着跑进屋里来，“伏拉季米尔·尼古拉依奇骑着马上我们家来啦！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站起来；谢尔盖·彼得罗维奇也站起来，又鞠一个躬。“叶琳娜·米哈依洛芙娜，我向您问候。”他说着便出于礼貌，退到屋角里去捣鼓他那又长又直的鼻子去了。

“他的那匹马多帅呀！”小姑娘接着说，“他刚刚在花园门口给我跟丽莎说，要骑到前门来的。”

听见马蹄的嗒嗒声了，一个挺拔的人骑一匹枣红马出现在街上，停在敞开的窗前。

^① 法语：妈妈。



“您好呀，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！”骑马的人响亮而愉快地喊着，“您喜欢我这匹新买的马吗？”

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来到窗前。

“您好，Woldemar^①！啊，多好的一匹马呀！您从谁那儿买来的？”

“从马匹采购员手上……他可要了大价钱，那个强盗。”

“它叫个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奥兰多……不过这名字蠢得很；我要给它改一下……Eh bien, eh bien, mon garçon^②……它多么不安分呀！”

马儿打着响鼻，四只蹄子踢腾着，喷着白沫的长嘴在左右晃动。

“莲诺奇卡，摸摸它，别害怕……”

小姑娘从窗口把手伸出来，但是奥兰多忽然竖立起来，冲向一边去。骑马的人并不惊惶，他用小腿把马夹紧，在它脖颈

① 法语：音译为“沃尔德马尔”，即俄语的“伏拉季米尔”。

② 法语：嗨，嗨，我的小乖马。

上抽一鞭子，不顾它的反抗，又把它停在窗下。

“Prenez garde^①，prenez garde。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不停地说着。

“莲诺奇卡，您来摸它呀，”骑马的人还是说，“我不会让它撒野的。”

小姑娘再次伸出手去，胆怯地碰了碰奥兰多颤动的鼻孔，马儿在不停地抖动着，嚼着口铁。

“好呀！”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喊了一声，“现在您好下马，上我们家来啦。”

骑手灵巧地掉转马头，用马刺把它一夹，便使它迈开碎步沿街驶去，骑着它进了庭院。过一会儿，他跑进屋来，手里挥耍着马鞭，从前堂走进客厅；同时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出现了一位体态修长，亭亭玉立，头发乌黑的十九岁姑娘——玛丽娅·德密特里耶芙娜的大女儿——丽莎。

① 法语：当心。